



温暖

WENNUAN

閑云著



温暖

WARMTH

10 10 10

温 暖

(中篇小说)

闲云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流浪的开始.....	1
“这是你吃饭的饭碗”.....	7
妈妈落在何方.....	10
甘偉洪的出走.....	12
黑暗的誘惑.....	15
“刚落水又想上岸”.....	18
逃出火坑.....	20
终于落在监牢里.....	26
病中的剧变.....	31
浮的浮来沉的沉.....	34
在收容所里.....	38
他拼的很对.....	41
争取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人.....	46
你们应该自己检查一下.....	51
总算有了家了.....	54
和小说、电影做了朋友.....	55
在夜校里.....	59
自从有了组织以来.....	62
靠侥幸是不可能的.....	64
第一次走上建设岗位.....	68
工地里的风波.....	73
你是我最好的朋友.....	77
她不愿意我接近你.....	80
细安的难过.....	82
难解决的问题.....	85
我愿意等着你.....	87
踏入工厂的日子.....	90

流浪的开始

1945年。

当北方已是大雪纷飞、草木萎谢、到处一片白色的时候，珠江的两岸，也随着天气的变换，显得阴郁萧条。淡绿色的江水，不停地滚滚流着，象在极力淘洗日本侵略者加给两岸人民的仇和恨。然而深沉的仇恨啊，又怎能被淘洗得完！

一只用汽船拖引的客货船，冒着寒冷的江风，从顺德的方向驶向广州。

客舱里的人，有的在吃零食，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隔窗欣赏着两岸风光，也有谈天的。孩子的哭喊、江湖客的卖唱、水手的呼喝、汽笛的鸣叫……扰扰攘攘的，使人感到厌烦。

靠近船尾那边，坐着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少年。他身穿一套灰色唐装衣服，脚穿一双蓝色布面胶鞋。在他旁边，放着一扎结得象军队背包似的行李，侧面扣上一个漱口盅和一条毛巾。这位少年底脸上，显得有点儿忧伤，他默默地从窗口望着远方，一会儿又失望地垂下头来，轻轻地叹一口气。

坐在少年旁边的，是一个五十岁左右、面色枯黄、满脸皱纹、身体瘦弱的农民。他慢吞吞地从他座位底下，摸出一包番薯干来，拿了一条送到自己嘴里，然后整包送到那少年的面前，说：“吃吧，小

孩子！”

少年听了他这个突然而来的邀请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謝謝你，老伯伯，留着你自己吃吧！”

“吃吧！这么多，我一个人那能吃得完呢！我們种田人家，还愁沒有嗎？只管吃，好把身体暖和一下。”

說着，那农民硬把那包番薯干，放在少年的怀里。少年沒法，只得拿过一点，然后整包地放回那农民身边。

“你也去广州嗎？一个人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人。”少年简单地回答說。

“你年紀这么小，怎好一个人出門呢！”

“唉！有什么办法呢！”那少年咽下咀嚼着的薯干，有点儿徬徨地說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家里有什么人？”那农民有点詫异地問，“到广州找誰？”

少年搖了搖頭，眼里頓時蓄滿了泪水，嘴唇顫動，声調低沉地說：“我是大良的。家里已沒人了。我要到广州找媽……媽！”他抽咽了一下，好一会才又說道，“1943年，那时我才九岁，因为家里穷，沒吃的，所以迫着离开了家，到韶关儿教院去。今年九月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我們那間儿教院被解散，所有的人都被遣散回家。……”

他停了停，用手擦了擦眼睛，又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唉！我离家的时候，还有媽媽、爸爸、弟弟、妹妹四个人。滿以为抗日战争胜利了，可以回家团聚了，家里的生活可能会好轉了；誰料到家一看，什么人都不在，只剩下一座空蕩蕩的屋框！……幸而我父亲的朋友——一个卖杂货的貨郎，我叫他五叔的，他留了我两天。在那两天中，他才把我家里的事断断续續地告訴了我。原来——”

他实在忍不住內心的悲酸，哇的一声伏在膝盖上哭了起来。那

农民同情地撫摸着他的肩背，劝慰道：“好孩子，別难过！”

“你有什么心事尽管說出来，不要悶在肚里！”另一位旅客也湊上来說。

少年哭了一会，才又眨巴着紅肿的眼睛，抽抽咽咽地繼續說：“原来我爸爸去年病死了。……家里那么穷，我媽只得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，甚至門窗都卖掉，才算收殮了爸爸。……爸爸死后，我媽沒法生活，不忍看着剩下的儿女在自己眼前餓死，就忍痛把他們給了人家。……我媽呢，唉！她給人家做短工，賺两餐飯吃，东飄西蕩，有时到这，有时到那。……后来她又去了广州做工，但却从沒个确切消息。……現在，我就是想到广州去找她的。……”

刚才給少年的哭声所吸引的周圍的旅客，都替他难过起来。有人叹道：“多可怜、多孝順的儿子啊！”有人恨恨地說：“那些蘿卜头，死日本鬼，害得人多惨！”也有人問道：“小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姓丘，叫丘布克。”

“好孩子，你不必伤心！”那农民擦干了眼边的泪水說，“你到广州一定找到你媽媽的。如果一时查訪不到，你就在广州找些工作做，暂时維持生活，以后再作打算吧！”

布克得到这位农民伯伯的安慰，精神才漸漸舒暢起来。过了好一会，他也問那位农民道：

“老伯伯，你到广州去做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！我嗎？”老农民用手指了指船尾艙口的一个大鸡籠說，“我去卖鸡。这些鸡已养了几个月了，現在拿到广州去，好卖得高价一点，卖了就在广州买些棉花布料，給家里小孩、大人做件棉衣。”

他俩談着談着，不知不觉船已来到广州了。近郊的一些工厂、倉庫、教堂、一切比較宏偉的建筑物，布克都让它掠过，无心欣赏，

他的心早又徬徨起来了。再过十分钟，船便呜呜地鸣着汽笛，靠向码头。

船靠定了，旅客们争先恐后的走上岸。布克背着背包，两手空着，便帮助那农民把那笼鸡搬上岸去。那农民不絕口地称赞他，临走时给了他五十元大洋券，又千叮万嘱地叫他小心在意。本来布克不想要他的钱的，但想着自己以后的生活，只得收下了，向他道谢一番，才和他分别。

布克背着自己的行李，无目的地朝着前面的马路走去。

“到哪里去呢？妈妈不知在哪个角落里？要怎样才能找到她呢？……”这时，一连串的问题，涌现在他的心头。

时间已经入夜了，电光管在许多商店门前闪着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光彩，象魔鬼眨着迷人的眼睛；行人比白天更多，小贩将摊子摆列在行人道上，大声地叫卖。

布克站在中山电影院的门前，茫然地看着影片的广告画。不少行人的眼睛张望着他，为他背着行李而感到奇怪；但他却只管看，呆呆的一点也不觉得。

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擦鞋仔走了过来，用脚尖故意地踢一下布克的脚，取笑的說：“喂，怎么不回你的家去？好看嗎，还是乡下的牛好看？”

布克瞅了瞅他，心里有点惊慌，便想走开。

那孩子轉身对别的擦鞋仔說：“我說中了吧！哈哈，他回去了。”引得那些孩子都哄笑起来。

布克感到很难受，但又不敢惹他们。正想拔脚走时，一个年紀更大的擦鞋仔拉着他說：“小兄弟，你过来，我和你談談。”說着，他把布克拉向身边。

布克一时給他的举动怔住了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是今天来的吗？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布克見他問得那么和藹与真誠，便把自己从乡下出来的目的告訴他。

那人笑着說：“傻孩子，你到哪里找你的媽媽去呢？你又沒有她的地址！今晚找不到怎么办？有錢住旅館嗎？沒有，那就跟我們睡好了。好歹你有一張棉被，搭我們睡，可以嗎？要不，你一个人睡，很容易被人偷去的。”

布克正感到今晚不知到那里睡好，經他这么一說，高兴地回答道：“好的，就和你們睡吧！我一个人也盖不了一張棉被，大家一起盖好了。”

那些孩子听了布克的話，都感到很高兴，好象庆幸今晚能够盖得温暖些似的，一个个都热情地和布克談了起来。很快地布克从他們的談話中知道大家的名字：最初踢自己的那个叫崔二狗；問自己的那个叫甘偉洪，又叫大只洪，或叫洪仔；其他三个：一个叫文細安，一个叫关偉生，最小的一个叫方小銘。布克也把自己的名字介紹出来。

崔二狗見他的名字古怪，問他道：“你爸爸怎样叫你的？”

布克說：“乡下的人都叫我小克，爸爸也是这样叫我。”

这些頑皮的孩子，很喜欢討口头便宜，二狗首先提起說：“那么我就学你爸爸一样叫你吧！小克，小克！你怎么不应我呢？”二狗装模作样的，引得各人大笑。跟着，这个叫他小克，那个也叫他小克，年紀比布克还小两岁的方小銘也叫他小克，于是小克这个名字就被确定了。

中山电影院散了場，街上的行人也漸漸稀少了。洪仔他們領着布克，走到珠璣路多如茶樓的門口旁边。那里有一个摆卖生果、香烟、糖果的攤档，攤档主人叫楊榮江，洪仔他們是認識他的。二狗从

攤檔上拿了两根香烟，自己吸着了一根，一根遞給洪仔，又把自己的烟遞給洪仔燃点，順手付了錢，回头接过洪仔遞回給他的烟，用力的吸着。一口濃濃的烟，从他鼻孔里、口里噴出来，吹向布克，弄得布克忙着避开。他却叉着腰，望着布克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“二狗，你又是拿人家取乐了！”在旁边的細安嘀咕着說。

二狗回头看看細安說：“快鋪席子吧！要你管着我！”

細安撅着嘴，和小銘忙着从攤檔的架下，取出了一卷破席来。席子有两張，也有兩張破布被，連布克的席子、被子一起鋪摆在靠近攤檔的旁边。

照他們的习惯，二狗、洪仔、小銘同一床，細安、偉生同一床；可是今晚，洪仔見布克有被，便叫二狗和偉生、細安同睡，盖兩張布被，自己就和布克、小銘三人盖布克的那張被。棉被并不大，三个人不容易盖住全身。为了照顧布克，洪仔叫他睡在中間，小銘睡近布被的一边，这一来年紀比較小的两个就盖得比較完整，而他自己却盖得不大周全，但他也照样的睡下了。

布克睡在两人的中間，觉得身体很暖和。在他的心里，洪仔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同时他也觉得小銘可爱，因为他的年紀比自己还小。他正想着，洪仔却詢問起他的历史来，布克便一五一十地告訴他，这使得洪仔更加深了对他的同情。后来，洪仔也簡單地講述了自己和同伴們的历史。

原来，洪仔父亲是一个碼頭工人。在日寇侵占广州以后，他父、母、弟弟全給炸死了，当时他在外边游玩，所以沒遭這場禍害。以后他就靠擦皮鞋过活，一直到現在。起初他是經常受別人欺侮的，后来他个子长大了，身强力壮了，和別人狠狠地打了几場，才算站定了脚根。小銘的父亲也是个工人，一年前为了生活到广西，不知做什么工作去了，直到現在都沒有音訊。偉生、細安，他两人都是在

日寇侵占广州时失去父母而流浪的。崔二狗则一向糊糊混混地过活，以擦皮鞋为名，偷东西为实，他是这一带有名的小扒手，据说他父亲是街头卖药的，有一次不知怎的得罪了一个恶棍，给打得筋骨也断了，通身受重伤，回到旅店不几天就吐血死了；二狗比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流浪得早。

布克細心地听了，才知道跟自己一样命运的孩子多着呢！但他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孩子却过得那么幸福。

夜已深了，所有的人都已經睡着了，只有卖面食的竹板声，不断地从远处傳來。布克本来是很疲劳的，但他老是睡不着。他觉得这里人地生疏，以后不知投靠誰好！……忽然，媽媽蒼老的面孔又活現在他眼前，仿佛自己的头貼在媽媽的怀里，她用冰冷的手撫摸着自己的头发，慈爱地說：“小克，你到了韶关以后，要用心讀書，到那里有飯吃，不象在家这样挨餓。”她难过地停了一会，繼續又說：

“你姐姐自送給人以后，消息全无，你的弟妹年紀又小，你爸爸常常鬧病，将来媽媽依靠的就是你了！”媽媽凝視着他，搖着头，好象在說：年紀还小啊！若不是这些日子，唉！……她的鼻子酸了，說不出話来，只用力的撫摸着自己，一滴热热的泪水，滴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他心里也一股酸酸的……

半夜，洪仔醒来了，他支起半身，看了看小銘有沒有被盖，給他整理好以后，又給布克整理了一下。在微弱的灯光下，洪仔默默地看着布克的漬着泪痕的臉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“你，又要走上我們的道路来了，今晚就是你流浪的开端啊！”

“这是你吃飯的飯碗”

已經是晚上的时候了，布克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。四天以

来，洪仔都一直为布克而担忧，所以布克一回来，洪仔便問他：

“小克，今天整天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今天比昨天走得远多了，你猜我到哪里？”

“誰知道！不过，以后不要走得太远了。走失了路怎么办？”

“我会問人的。就算不問，我自己也能回来。今天我到过中央公园，整天都差不多在大象身旁，看着它吃米，不少的人还买香蕉給它吃呢！”

“胆子可不小了。不过，你以后的生活怎样过呢！”洪仔关心地問他。

他笑着的脸顿时阴沉下来：“是啊！我也这么想，不知以后怎样打算！袋里还有一百多元，最多只能再吃两天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用期待的眼光望着洪仔說：“我也想跟你們擦皮鞋，可以嗎？”

“遇上我，算你够运。”洪仔笑着說，“你要是到別的地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拿着鞋箱走过，不单会給人們搶走，还要挨一身打哩。以前，我也給人打得不少了！不过，我从来沒欺負过別人，要是說打人，那打的都是欺侮別人的人。”他看了布克一眼，見布克臉上有了笑容，就更得意地說：“我已經給你弄到一个擦鞋箱了。絨布我有两块，就送給你一块吧。不过沒有鞋油和鞋刷，明天我帶你去买。以后就跟我們一起擦好了，千万不要乱跑，过了界別人就会打你的。知道嗎？”

布克低着头感激得不知說什么好，好久才說了一声：“洪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！……”

第二天的上午，他們做过了早市生意以后，洪仔放下鞋箱，取出两个空油盒出来，又問細安和偉生各討了一个，便帶着布克买刷子和鞋油去。

他俩轉过了几条馬路，走到一条橫巷，进了一間在二楼上的小

房子。房里边有个老头正忙着卖鞋油給另外的两个人。

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見了洪仔，便打招呼道：“生意好吧！今天磨了多少啦？这个是誰？又是個新貨嗎？”說着，那人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布克一下。

布克心里很害怕，猜想着：“那一定是專門打人的头子吧。”

洪仔回答那人說：“有什么生意！怎比得上你的好——通通都是上客，何況你們又有別的收入！”

那人笑着說：“难道你大只洪的手是吃素的！你別假作正經了，咱們都是道儿上的朋友！”

“我以前做过，現在洗手了，里面的味道不是好尝的！”

“哈哈，吃这行飯怕得那么多？我这个人就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天掉下来当被盖！”說完，那两人得意地拿着鞋油走了。

洪仔給自己和布克买好鞋油以后，又去买了刷子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布克問洪仔說：“洪哥，剛才那两个是誰？在那儿擦的？”

“他們嗎？他們的真姓名我也不曉得，只知道跟我說話的那个花名叫大口，另一个叫烟炳。他俩是在长堤一带擦的，两个都是小扒手，专靠偷东西扒錢吃飯。这是危險的，可耻的，你千万不要学。不然，被捉到警察局的話，那就完了，犯上多次的要受刑挨打呢！以前我也做过，但現在洗手了。二狗現在还經常干那勾当，所以你不要接近他，免得学坏。”他俩边行边談的，不知不觉地已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洪仔从摊檔下拿了个旧鞋箱出来。这原是他以前用的，后来他买了一个新的，这个就藏了起来。現在他把它擦淨了，又从自己的鞋箱里拿了一块絨布，連剛才买到的鞋油和刷子，一起放进旧鞋箱的抽屉里，提着遞給布克，說：“这是你吃飯的飯碗，拿着吧！”

布克接了过来，感激地望了望他，然后学他們一样坐着木箱

子，背靠着牆坐着。这时，恰巧有一个人走来叫擦皮鞋，这本来該是細安擦的，因为按他們的規定是先見先得，但是，細安見布克拿着鞋箱沒做过生意，就讓一双給他擦擦看。布克拉开了擦鞋箱的抽屜，取出了刷子和鞋油，然后慢慢的擦了起来。說也奇怪，擦得倒也不差，只不过是手生一点罢了。擦完以后，那人丢下一角錢港币就走了。布克看着这第一次自己挣来的錢，看着那个鞋箱，心里想着：“这是一个多好的宝贝啊！”

正高兴时，一个警察用脚踏在布克的鞋箱上說：“来，給我擦双鞋！”

这一次布克格外地用心，把皮鞋擦得光光的，甚至他自己也認為滿意了才放手。他收拾好刷子、鞋油和絨布，眼望着那警察，等着收錢；可是，那警察头也不回地挺着胸膛走了。布克急忙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叫道：“喂，先生，你还没有給錢呢！”

說着他想追上去，洪仔一手拉着他說：“算了吧！这是慣例，十个警察擦了鞋，总有三几个不給錢的。你敢追他要嗎？就算他当时給了你，以后就会給你麻煩，諸多留難你。所以，不給也就算了，有得給是多余的。”

布克听了洪仔的話，无可奈何地瞪着那个警察远去，很久很久才坐回原来的地方。

媽媽落在何方

夏夜，不少的茶樓都是营业到晚上—时多的。現在，茶樓的铁閘都已关鎖起来了，可想而知，時間已經很夜了。

街上，行人已經极少，騎樓底下，也只剩下布克还在呆呆地坐着。布克望了望睡在地上的同伴，一个个都睡得很甜，特別是細安

的呼吸声，呼噜呼噜地响着。他仔细地看了看小铭的脸，不禁感慨起来。已经快两年了，两年前，小铭的面孔还是充满孩子气，由于生活的磨炼，今天已变得老成了；而自己呢也长了两岁了，妈妈找不到，天天睡在街头，什么时候算了结啊！……想着想着，他又从身边拿出一封信来，那是乡下的那个五叔寄来给他的。他借着路灯的光，默默地读着——

布克侄儿：

你不用再多写信回来了，免得浪费邮资。总之，我一打听到你妈妈的消息，一定马上通知你。现在只要你自己自立好，找个适当的工作做，时时打听她的消息，相信总有日子找到的。你在外面生活，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不然，有了病就苦了。就谈到这里吧！祝你

近好！

叔志仁字 ×月×日

看完了五叔的信，布克又重新勾起了无限的愁思。已经找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究竟妈妈落在何方？两年来，他每经过一条街一条马路，总是留意地察看的。他也想到过妈妈可能给人做女仆，给人烧饭、洗衣、看小孩等，这样，一定会到市场去买菜，所以他在广州的每一个市场中，都曾呆上十天八天，这天东，那天西地守在市场的要道，察看行人，希望能碰到妈妈的面。

他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在海珠市场见到一位妇人，煞是象妈妈，但他只看到她的侧面，而且又远离着，有点看得不大清楚，于是他怀着喜慰的心情急急地追近前去。可是走近一看，那里是妈妈，她根本就没有他妈妈的那种特征。他只得在那妇人前面兜了个弯，重新又走向市场口，默默地注视着每一个人。

又有一次，他经过多宝路时，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妇人，约莫四

十岁上下年紀，梳着一條乡下妇女所习惯梳的发辮，穿一身灰黑色的衣服，手里抱着个有錢人家的孩子，从她的面貌，以至走路时的动态，都很象他媽媽。他集中精神地看着她，不知怎的那妇人也注视着，这时他的脑海里越想越觉得象，心里有点儿惊喜，于是便冒险地走到她的跟前拦着她，叫了声“媽。”那妇人听他这么的称呼自己，望着他揣测了一下，心里明白他一定是个多年失去了母亲的孤儿，于是便慈祥地回答了他說：“你找媽媽嗎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布克听她这么一說，便有点失望地点了点头說：“是的，你叫沈雪秋嗎？我叫丘布克。”那妇人說：“不，我叫陈玉霏，沈雪秋是你媽媽嗎？”布克失声地哭了，满怀希望的以为眼前这位妇人是自己的媽媽，可原来又不是。那妇人問明了底細以后，安慰了他一番便走了。

以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把母亲的年紀，大略的面貌和特征等告訴了洪仔、細安等人，叫他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人，便快来告訴他，以便相認，不想还是落空，費尽了许多時間和心血，都看不到一点踪影。

“唉！到底媽媽到哪里去呢？难道她……”布克想到这里，突然象有一張黑幕，籠罩到他的头上似的，眼前一黑，全身打了个寒噤。他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是用力地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躺倒在席子上，用千万个希望来鼓舞自己。

夜是那么地靜，但是布克的心那能安靜下来呢！他的心象分成一万枝箭似地，飞向每一个地方。……

甘偉洪的出走

194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。洪仔他們一班人，聚在一条小馬路的一个角落里。地上燃点着一枝蜡烛，它那飘动着的脆弱的火

光，映現出每个人的悲伤、难过和絕望的面孔。

病了一个多月的关偉生，无力地躺在地面的席子上，呼吸十分急促。快要天亮的时候，眼見他的呼吸已由急促而逐漸緩慢下来了。这时，他勉强把他的眼睛張开，望着他面前的伙伴，无声地翕动着两片干枯的嘴唇，难过地流下了几滴悲苦的眼泪。洪仔紧紧地握着他冰冷的手，各人眼眶里飽蓄着的一泡泪水，都相繼地掉了下来。天亮了，突然，偉生的身体微微地动了一动，随即合上了眼睛，停止了最后的一次呼吸。关偉生真的死了！

本来偉生的病，是个伤寒病，如果有个好的地方棲息和好好地医理，是有可能医好的。但他們都是失掉父母的流浪儿，那里有棲息的地方！洪仔最初就想把偉生送到城西方便医院去，但他見過进了方便医院的病人，大多数都是沒有出院的。在平日，方便医院門口就停着不少睜大眼睛、張着口、伏滿了蒼蠅的、可怕的死尸，因此洪仔不敢相信这个有名无实的医院能够医好偉生的病，始終沒有送进去。他只是尽力的掙錢，和向人家借錢来医理他。但生意有限，所借无多，想在旅店租个房給他住都沒可能。这样半医半不医的，偉生的病就一天天的沉重起来，終於造成了今天的死亡。

偉生的死，給洪仔以无限的憤慨，他望着这寒冷灰暗的天空，拳握得紧紧的，牙齿咬得咯咯的响，他痛恨这个社会帶給他們以那样的不幸。其他几个人，心里也覺得十分沉重。

天大亮以后，他們就四出去掙錢，洪仔則多方的向人家借錢。到了下午，总算把錢湊够，买了副木板棺材，請了收殮的工人来，用盖着他的、以前布克的棉被来裹着他，就这样地把他收殮了。洪仔一直送到小北坟地，看着他被埋了以后才回来。

自从偉生死后，洪仔好一个时期都是沉默寡言的。从这年的春